

火炬傳千里 —— 宣教士海春深在穆斯林中的生命見證

作 者： 布麥克
翻 譯： 翻譯小組
出版者： 新生資源中心
香港九龍長沙灣郵政局信箱八零三一五號
電話：(852) 2361 2345 電郵：rcinfo@xsrc.org
總代理： 宣道出版社
香港九龍中央郵政信箱七二二八九號
電話：(852) 2782 0055 傳真：(852) 2782 0108
電郵：info@cap.org.hk 網址：www.cap.org.hk
印刷者： 特藝印務有限公司

©新生資源中心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十月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Torch for Islam, A Biography of George K. Harris, Missionary to Muslims

Author : Malcolm R. Bradshaw
Translator : Translation Team
Publisher : Xin Sheng Resources Centre
P. O. Box 80315, Cheung Sha Wan Post Office, Kowloon, Hong Kong
Tel : (852) 2361 2345 E-mail : rcinfo@xsrc.org
Sole Agent : China Alliance Press
P. O. Box 72289, Kowloon Central Post Office, Kowloon, Hong Kong
Tel : (852) 2782 0055 Fax : (852) 2782 0108
E-mail : info@cap.org.hk Website : www.cap.org.hk
Printer : Direct Printing Co., Ltd.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Lutterworth Press, London.
Copyright © 1965 by China Inland Mission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Chinese Copyright © 2006 by Xin Sheng Resources Centre
First edition, October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10: 988-99292-0-1
ISBN-13: 978-988-99292-0-6

亞伯拉罕對神說：

「但願以實瑪利活在你面前！」

神說：

「……至於以實瑪利，我也應允你。……」

《創世記》17:18-20

目 錄

中文版序	6
原序	8
第 1 章 勇士的成長	13
地圖：海春深來華傳道的主要地區	24
第 2 章 一九一六年四月九日	27
第 3 章 應付兩種語言	35
第 4 章 海施安慰的日記	49
第 5 章 中國的麥加	61
第 6 章 門住的門給打開了	79
第 7 章 落空的期望	91
第 8 章 孤獨的播種者	105
第 9 章 「也有些相信的……」	117
第 10 章 時日無多	129
第 11 章 再受任命	141
第 12 章 在鬥牛場旁邊	155
第 13 章 我認識海春深	171
第 14 章 印尼的插曲	187
第 15 章 「最好的尚未來到」	197
原著資料來源	204

中文版序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翰福音》12:24)

能夠參與將海春深這位向穆斯林宣教的先鋒介紹給華人教會的弟兄姊妹認識，是我生命中一件極榮幸的事。還記得我初次透過網頁上的中文初版接觸海春深的生平，便深深被他生命對神的全然委身所觸動和吸引。正因為這份吸引力，促使我積極參與推動將這本傳記的中文版出版成書，讓更多人能夠因此得著鼓勵。

事實上，每次當外子在一些課程中將這本書介紹給一些同道者作為指定閱讀，透過他們的讀書報告，我們每一次都看見「生命影響生命的工程」正在不斷延續。而我和外子也有幸成為其中一對見證人。

今天我能身處於宣教工場中為這本書作引介便是最好的明證。神正在我們為這本書作一些後期資料搜集的過程中，呼召我和外子到東南亞的鄰舍當中為祂做見證。這是我們站在海春深太太海安慰的墓前時，沒有意料到的(事實上能找到海太太的墓地，也是聖靈的牽引)。上述的經文就是在那段時間在我心裡閃現，這也正好是海春深一生的寫照。

海春深十七歲蒙召，廿九歲回應神的呼召到中國西北的穆斯林當中服侍，一去三十五年，生命中的黃金時間穿梭於中國西北。他的五個兒女都是在中國出生，其中兩個更是生於斯，葬於斯，夭折在中國的大地。

一九五一年，由於中國政權易手，他因此被迫隨著大隊撤離中國工場，卻旋即開展了泰國南部的工場(開發了海外基督使團

在泰南的宣教歷史)。暮年，海春深太太病逝於泰南，他離開工場返回美國家鄉，已屆退休之年，依然奔走於各洲之間，為推動異象及招募工人作最後努力，直至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一日被天父接返天家。

作為一個從西方來的異鄉人，能夠克服語言(不同的地方語言以及阿拉伯文)、文化、心理與地理的障礙，他的跨文化和宣教經驗以及對神委身的心志，實足以作後來者，特別是被點名為「廿一世紀宣教接棒人」的中國信徒借鏡和學習。這也是我們出版此書其中一個重要的心願。

經過兩年多的籌備，本書得以出版，實在有賴神的恩典和各方的同心參與：負責封面設計的周弟兄，排版設計的張弟兄，中文翻譯及校對的龍姊妹、石弟兄、張弟兄及招弟兄。特別感謝石弟兄在中文翻譯、資料搜集、聯絡推動出版上多方奔走，毫不吝惜金錢和時間。也謝謝香港浸信教會劉少康牧師、宣道會北角堂蕭壽華牧師、海外基督使團中文出版部主編馮鄭珍妮女士付出寶貴時間撰寫推介；還有馮女士及宣道出版社許朝英社長在出版上給予寶貴意見。

感謝海外基督使團香港辦公室同工提供前中國內地會宣教士的中文名字及海春深的圖片。外子林弟兄在圖片資料搜集及攝影上的參與，也為這本書的中文版增添不少色彩。

最後，當然不能缺少新生眾同工的齊心努力。願感動我們出版此書的靈繼續在人心裡作工，激勵更多同路人和讀者願意在神為我們的鄰舍穆斯林預備的救恩計劃中有份。

小鳴子

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三日於東南亞

原序

海春深 (George K. Harris) 是一位畢生在穆斯林宣教事工上盡忠的宣教士，本人承蒙邀請為他的傳記作序，深感榮幸。

一九一六年，一群基督徒在紐約懷著信心地禱告(在博德恩〔William Borden〕的母親家中，帶領禱告的是池維謀〔Samuel Zwemmer〕)，結果得到直接和即時的回應。在同一時間，海春深在芝加哥聽到神的呼召；自此以後，他義無反顧地承擔起艱辛的宣教事工。他的決定並非一時的衝動，也不是出於刻板的讀經，而是基於他在慕迪聖經學院最後一年參加某次祈禱會時，神清晰地給他的呼召。博德恩逝世後三周年，神催逼在紐約的那群基督徒禱告，他們便祈求神差遣一些年輕人到中國西北部的穆斯林當中，承繼博德恩(一位畢業於耶魯大學、年紀輕輕便擁有百萬家財的富翁)獻身而未遂的工作。神也同時讓這使命印記在海春深(一個身無分文、曾經就讀藝術系的學生)的心坎裡。從人的角度看，當年博德恩留在開羅的數個月期間，正為將要踏上宣教的路作準備，剛剛開始學習阿拉伯語，全能的神卻容許他猝然逝世，反而給海春深三十五年光陰獻身中國穆斯林的事奉，並且讓他到了暮年時在東南亞的穆斯林事工中發出餘暉。

博德恩出身顯赫、富裕，又有才華，他甘心捨己，英年早逝，在美國內外都激起了要承接這挑戰的回響。海春深擁有的則是永不言倦的勤奮精神、火熱的心，以及對穆斯林心靈的憐憫和理解。誰敢說倘若博德恩活著，他會比海春深做得更出色呢？如果說博德恩以他的死來譴責我們的冷漠，那麼海春深就是以他的生命和教訓來激發我們的回應。他們兩人都受到基督的愛催逼，

兩人同樣「至死忠心」。神對待祂的兒女，總是顯明祂的智慧。我們似乎聽到世代流傳主耶穌的話：「我若要他……與你何干？你跟從我吧！」

向來沒有哪一種宣教事工要比向穆斯林佈道更困難的了，但感謝神，總仍有一些穆斯林歸主，其中不乏傑出之輩。尤其在爪哇，最近信主的人可不止數十，而是數以千計。然而，穆斯林在還沒聽到福音之前，就先對福音存著抗拒的心。他們受教於一本經書，相信這本用阿拉伯文寫成的經書是神聖的，是在永恆中給寫成的。這本經書教導他們說，耶穌只是一個先知，被那些受了誤導的追隨者捧到與真主(神)同等(這就是極大的罪)，最後他被釘十字架前，仍活著的時候，就被提到天上，從猶太人手上獲救，而與他「近似」的形貌，卻落在另一個人身上，這另一人給錯認作他，代替他釘身十架。穆罕默德甚至誤解三位一體是指父神、童貞女馬利亞和他們的兒子。因為他有這樣的誤解，所以他斥責整個三位一體的概念徹頭徹尾是褻瀆神，也就不足為奇了。儘管現今大多數穆斯林對基督教神學的了解不限於此，但他們還是難免作出結論，認為我們敬拜的神共有三位。穆斯林也不明白救贖的重要，因為對他們來說，神是至高無上的掌權者，沒有任何在神以外的權能可以抗拒祂的命令，而且神的權能也不會因存於祂屬性中的道德品格而需要自我約束。如果神要施行懲罰，誰能有半點怨言呢？如果神要施行赦免，全能的和深不可測的神既已命定如此，還需要甚麼額外的基礎和條件嗎？但我們也當記著，他們抱持這些錯誤的信念，基督教教會或多或少是難辭其咎的，因為，很可惜地，我們顯然並未履行向穆斯林世界宣教的神聖大使命。

向那些像這般早已先入為主抗拒基督教信息的人傳福音，既困難重重，也令人氣餒。保羅曾經提及「愚拙的道理」（或指「所傳愚拙的事」），從我的經歷來看，對於向受過教育的穆斯林傳福音而言，這是最貼切不過的寫照。唯有等聖靈使他們的良心知罪，喚醒他們的心去渴求得到赦免、平安、能力，開他們的心眼以至得見救贖主，那時他們才會信主，只是他們可能仍然未敢公開認信。他們接受洗禮，公開地表明作主的門徒，是要付代價的——遭受迫害、被親人疏遠、妻離子散，甚至面對死亡的威嚇。他們若要如此行，唯有靠著釘身十架上那位救贖主的愛產生屬天的催逼，才能做得來。我們當中大多數人並沒有為信仰受過甚麼苦難，那我們憑甚麼要求穆斯林踏上這條滿佈荊棘的路途呢？唯有那位為我們的罪承受苦難、愛我們到底以至願意在十架上捨身的主，才可以這樣做。除祂以外，也可以這樣做的，是那些為了祂，也為著祂對穆斯林「弟兄」的愛，即使看著摯愛親人病逝而仍然義無反顧的人，就像海春深。

然而，神早已應許那些為了祂的緣故而撇下兒女和摯愛的人，「在今世得百倍」。海春深一生確實活得豐盛。神賜給他一個十分賢慧的妻子，與他一起分擔所有艱難困苦。雖然曾經失去摯愛的兒女，他的妻子並沒有對神抱怨，也未嘗裹足不前，反而激勵丈夫踏上每一步路。縱然中國內地的生活艱苦，他所生的兒女卻仍然存活；他在不同的國土上，都有屬靈的兒女和無數的朋友。

我年輕時認識池維謀，有幸與他在同一個講台上講道。及後我和妻子到達開羅時，雖然人們對博德恩的典範仍然記憶猶新，但是他已經長眠於斯了。近年，那是一九六二年，在為穆斯林懷

抱信心團契（Fellowship of Faith for Muslims）的周年祈禱會上，我們本來熱切地盼望聽到海春深一系列的講道，但就在那時知道他已經走完他的路程。他同樣確確實實地堅守著他所信的，打了美好的仗。

經常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我們宣教的資源不足，是否應該先調配資源到那些對我們的工作即時有踴躍回應的地方？至於向穆斯林世界傳福音的事工，既然那麼艱辛，何不留待他日才做？但是，穆斯林的人數約有四億五千萬（註：一九六五年的統計），他們絕大多數從來沒有機會聽過基督徒純正的見證，而我們的主也命令我們把福音傳給每一個人。歸根究底，誰有資格去決定基督教的宣教策略呢？誰能斷定需要增援的地方，是在取得突破和勝利之處，還是在戰線上最脆弱的一環呢？只有那位最高的統帥自己才能決定。但是海春深的一生教我們知道，那位統帥仍然向有志之士發出個別的命令。無論祂差遣他們到哪裡去，祂都會保守他們忠心到底，結出纍纍碩果。

安德森 (J. N. D. Anderson)

倫敦大學高等法律研究學院院長

勇士的成長



海春深 (George K. Harris)
(1887 - 1962)

河州（註：現今的臨夏）是中國的傳統伊斯蘭文化中心，也是滋生宗教狂熱分子的溫床。在那裡的一個露天菜市場，遠處的背景是冰封的西藏山嶺和清真寺的尖塔，海春深就在這個地方站著向一大群穆斯林講道。講到一半時，一位聲望甚高的伊斯蘭學者擠過人群，傲慢地向他挑戰，提出雙方以學術性的阿拉伯文來一場公開的書面辯論，海春深勇敢地迎戰。在隨後的八個星期內，他們二人的論文相繼在當地一間重要的清真寺門上張貼出來。

這場論戰成為穆斯林神學院學生討論的焦點。令人驚訝的是，那位挑戰者作繭自縛，應對無言，漸漸落得面目無光。清真寺的學生宣稱海春深勝了這一仗……

認識海春深之前，我對如上述一般與他有關的故事已經有所聽聞。我知道他曾竭力鞭策自己學習漢語和阿拉伯語，直至他不但掌握這兩種語文，甚至成為全中國最優秀的阿拉伯文書法家。我初次以宣教士的身份接觸泰國南部的穆斯林時，有幸遇上他，那時他已經七十歲了。他輔導我作伊斯蘭研究，而我同時也探索這位了不起的人物成長的背景產生興趣。這一探索帶我走進他的童年，也就是他的特質開始成形的日子。

一八九八年是美國冒險犯難的一年：緬因號 (Maine) 戰船在夏灣拿港 (Havana) 被擊沉，觸發美國與西班牙的戰爭。美國海軍上將杜威 (Dewey) 在馬尼拉港摧毀了西班牙的艦隊。阿拉斯加尋金熱的故事，成了全球矚目的新聞，而海春深居住的地方（華盛頓州的西雅圖市），便成了前往克朗代克 (Klondike) 的起點。

海春深當時只有十一歲，時代脈搏的跳動，喚醒了他對世界的關注，也激發了他豐富的想像力。一直以來，他為了取悅父母而做一個好學生，但自此以後，他開始享受到求知本身的樂趣了。

他姐姐曾經說過他對學習非常專注。當其他孩子喧嚷著玩骨牌遊戲，或者為了爭著看立體鏡而吵鬧時，他卻獨自坐在房間內專心看書。外邊越是喧囂，他越是能夠集中精神。

一般與春深同齡的十一歲小孩，若醒覺到世界的廣博，多半會藉著玩戰爭遊戲或者扮演探險家來表達嚮往的心情。春深卻採取另一種表達方式，下課後，他經常留在家中寫作歷險故事。那個時期，斯庫納式六桅縱帆船沿著太平洋海岸，穿梭於華盛頓的鋸木廠與加里福尼亞州的三藩市和長灘之間。遇上特別的日子，他和姐姐會到碼頭看著父親的木材給運送進船艙。海鷗的尖叫聲，木材放置在船艙時發出洪亮的撞擊聲，松木、醋和海水混雜而發出的刺鼻氣味，年邁的水手爬上船上帆纜的景象，都把他帶進一個童真的幻想世界裡。每當其中一艘氣派十足的船駛進太平洋時，春深很自然便想像到自己和他幻想中的中國朋友潘賜理也在船上，前往遠方那些有奇異名稱的地方，例如安克拉治 (Anchorage)、夏灣拿、直布羅陀、上海等。

《潘賜理環球遊記》是海春深的鉅著。潘賜理踏上環球的旅途，春深便在世界地圖上畫記著他的旅程路線。春深從百科全書中找出每個國家的資料，儘可能逼真地寫出這年青探險家沿途可能有的發現。這位年青作家特別之處，在於他對這個遊戲樂此不疲，達數周之久，直至潘賜理完成環球旅途方才作罷。春深就是這樣的一個小孩：鍥而不捨，堅持到底，直至達到原定的目標才罷休——一種令人欽佩的氣質。

但是他父親海約翰 (John Harris) 却為他擔憂。約翰在木材行業內以坐言起行見稱。他來自美國中西部，管理過一個流動式的鋸木廠，為大北方鐵路鋸造枕木。建造工程西移時，他一家也同步遷移，到了太平洋海岸才停留下來。生於一八八七年的春深當時年紀尚輕，對這穿越密西西比州和蒙坦拿州的開荒之旅，只有零碎片段的記憶。鐵路建成後，他們一家在鐵路的終點站安頓下來，父親很快地便在華盛頓的木材公司中為自己的鋸木廠建立了良好的聲譽。但是，他為這個長得瘦削又內向畏縮的兒子感到擔憂；他覺得這個小伙子應該見見世面來鍛煉自信心。所以，學校放暑假時，春深便給送往伐木工地做零工。某年暑假，他負責在木材的一端打上公司的標記；另一年，他在墊木上塗潤滑油，讓巨大的木材可以滑入河中；此外他也曾當上工地的助廚。

年輕的春深與那些粗野的伐木工人一同過活，覺得很不自在。在伐木區時，他常為自己瘦弱的身軀和紅潤的面頰耿耿於懷。因他受衛理公會薰陶，早已建立了清晰的是非觀念，所以他看到伐木工人不道德不檢點的生活時，覺得既污穢，又討厭，還立志要履行使命，糾正非法售賣私酒的歪風。

春深在華盛頓格里數 (Kelso) 就讀的學校只辦到第十年級

的課程，所以十五歲時他便離家前往鄰近的俄勒崗州波特蘭市 (Portland) 繼續初中和高中的學業。父親與他同行，為他找著供膳宿的地方，安排妥當後，預繳了第一個月的費用，理所當然地預算以後按月寄上支票。但年輕的他心裡想：「我要試試自力更生，看看不靠家人支持可以撐多久。」於是他到外邊去找了不止一份而是兩份兼職工作，並且興致勃勃地寫信給父親說：「除非我開口要，否則便不必給我寄錢來。」

他清晨四時便起床派報紙，賺到的錢足夠支付房租和買書之用，自此還一直保持這個早起的習慣。放學後，他在一家餐館洗碗碟，賺取豐足的一日三餐之外，還有一筆現金打賞。他學會了善用金錢和時間，因為這兩樣東西都浪費不得。就是這樣過了兩年，一直沒有寫信向家中要錢。

在那城中，沒有人關心春深的屬靈生活，但由於父母的榜樣潛移默化，他養成了良好的習慣，仍然定期上教會。他有屬靈的氣質，但他的信仰卻是承襲而來的，仍未明白受洗、成為教會一員以及有好行為等這一切都是成為基督徒的方程式，也未明白他認同的信條與行為並不足以換取神的悅納。一直到了在波特蘭市興起的叨雷與亞歷山大福音運動 (Torrey — Alexander evangelistic campaign) 推展時，他的信仰的舊有基礎才動搖。那時期，講道的重點強調個人回應的重要：春深必須藉著由信心而來的行為，才能親自得著基督在十架上成就的果效。然而，他怎樣才能得著這樣的信心呢？

一天晚上，聚會完了，他留在座位上，手裡拿著尚未簽名的決志卡。他思索十字架的意義：他要做甚麼才能達成基督為他在十架上犧牲的目的呢？他一直都相信基督是為了世人的罪而死

的，這就如同在天上光照大地的太陽一樣真實，是人皆可見的。此刻，真理忽然如同初昇的旭日射出的一道光輝，映照在波平如鏡的湖面上，單單照亮他一人。原來如此！基督為世人犧牲受死，也如同只為海春深一人犧牲受死一般。故此他要回應，是他個人的回應。於是他在卡上簽名，他的決定變得清晰明確了。

後來，春深十七歲時，一位宣教士到他參加崇拜聚會的浸信教會講道。他講到在蘇丹有許多尚未有機會聽到福音的部落。結束時，他呼召年青人獻身宣教事工。春深內心深信自己應該與其他回應呼召的人一同到講壇前，但是，他止住了。散會後，他心中忐忑不安，禁不住要找著那負責記錄決志者的人問是否仍然可以加入獻身的行列。第二天，報章刊登決志者的名單，餐館的工人看見春深的名字在其中，便毫不留情地嘲弄他。連家人對他此舉也不表贊同，他們的想法是「為甚麼要在這些落後的國家浪費生命呢？在美國不是也有許多事奉機會嗎？」

春深並不是天才，取得好成績純粹是因為他是一個完美主義者，也肯用功讀書。他最喜愛的科目是拉丁文、德文、文學、藝術。為了按時交功課，又替校刊寫稿，他常愛做的事，就是遁進圖書館埋首研究。他空餘的時間大都花在繪畫上。以他記憶所及，他自小就喜歡摹畫百科全書中的插圖。現在，他更認真地發揮藝術天份，目標是逼真的寫生。他經常在黃昏時分到公園取景，繪素描，先勾畫大綱，然後回家補上細節。他畫的東西日益複雜，於是為自己定下計劃，嚴格敦促自己按部就班完成每一個目標。到了高中末期，他醉心於素描。

在等待進入華盛頓大學的六個月期間，他在家中忙於繪畫，同時也為當地一份報章每周寫專欄。為了使內容更引人入勝，他

偶爾會把所寫的故事用膾炙人口的詩句襯托起來。不久，連他按著時事創作的詩句也刊登在專欄上。寫專欄之外，尚有餘力時，他還出版自己的周報。周報在朋友間流通，內容除了卡通畫外，其餘都是諷刺時事和地方政府的文章。他用過不同的筆名，但全是將他的真實姓名作不同排列得來的：例如G. K. Harrison、Harris Kaufelt、George Kaufelt、Kaufelt Harris等。

一九零九年，探險家庫克博士（Dr. F. A. Cook）從北極圈回來，宣佈引人矚目的消息，宣稱發現了北極，全球各地都為此振奮。春深在波特蘭市的報章上，為了記頌庫克而寫了一首詩：

他的成就將世代傳頌
他一生的功業必名垂千古
他出生之地以他為榮
時間流逝而光輝不滅
他的祖國在列邦中因而得榮耀
直到永永遠遠

但是，時間著實褫奪了庫克的榮耀，不過是數天之久。庫克的故事給揭破了，原來只是一個騙局。探險家和詩人的榮耀都一併褪色了，因為自此以後，春深便把他寫詩的筆丟在一旁……「永永遠遠」。

在華盛頓大學，他漫無目的地過了兩年。他繼續學業，但志不在此；他真正的興趣是進入藝術學院。父親看見他在大學找不到目標，便勸他退學。他在當地一家銀行當助理出納員，工作時仔細盡責，表現良好，但是他得不到滿足感。銀行的董事想出一著宣傳絕招，遊說他競選市鎮司庫的職位，但是父親對所有的朋

友說：「這小子……當司庫？」就此毀了他的競選。他在競選中落敗了。兩年後，他從銀行離職不久，銀行便傳出假賬的醜聞，銀行的出納員锒鐺下獄。倘若當時他仍在銀行工作的話，可能會在不知情下為上司簽署一些不合法的文件，為自己惹來官非。

回到波特蘭市後，春深在一間藥行找到一份會計工作。晚上他在一所畫廊上課，老師讚賞他的創意，還鼓勵他進入藝術學院。他仔細看過東部和中西部好幾所藝術學院的簡介資料後，結果選了芝加哥藝術學院。

春深進入藝術學院開始學習時，心裡便想：「為甚麼我不早在幾年前就這樣做呢？」但是，他性格保守，其他學生不羈的生活方式，他並不喜歡。另一方面，設計、構圖、寫生的課程，卻激發著他的想像力，令他全心全意投入學習生活。無論是用炭筆描繪雕像，還是作人體素描，他的技巧都逐漸進步。他的一幅希臘雕塑畫作在班中取得第一名，給送往歐洲參展。

他姐姐瑪莉（Mary）記得他極富幽默感。在芝加哥的第一年內，他並沒有寫過一封信回家，但每天都給家人寄上明信片，上面有他的惹笑卡通，說明他在做甚麼。他總算生活得愜意了！

但是，他曾許下的承諾，為宣教工作做準備，現在怎樣了！他是否已經忘記了對神的承諾呢？哦，在六年的日子裡，有許多事足以改變一個年青人的生命。每次他的良心為此感覺不安時，他快快將之平息。「基督教雜誌需要漫畫家，我有這種天份，可以為幫助人戒酒的雜誌畫卡通，與賣酒的行業抗衡。這不也是為神作工嗎？當晚在波特蘭市的宣教聚會中，我對神許下的承諾，這樣不也是一樣履行了嗎？」他為自己找理由說。

他的宿舍靠近長老會第四教堂，他順理成章就在那裡聚會。

他以學生身份成為會友，並且積極投入那裡的基督教群體。費雷爾 (Dick Ferrel) 是教會青年事工的幹事，備受青年人尊敬，而他對春深特別關心。他以往是職業拳手，信主後在慕迪聖經學院接受神職培訓。費雷爾察覺到春深的靈性有問題，所以刻意用心與春深建立友誼。到時機成熟，他說：「春深，我想有人跟我在早上一起查經、禱告，你就住在街的對面，又習慣早起，你會來嗎？」

春深欣然接受這個建議，第二天早上便去了。費雷爾提議：「不如我們每天拿我在慕迪讀過的課本來讀吧。」於是選了叨雷博士 (Dr. R. A. Torrey) 寫的《聖靈的教義》。他們讀著讀著，春深心裡對認識聖靈有了全新的領悟。一直以來，他唱過不少關於三一真神中擁有第三位格者的聖詩，也在頌讀教條時提及祂的名字無數次，但是從來沒有聽過關於聖靈的講道，也記不起有沒有人解釋過祂是誰和祂的工作。

「以前我常常有一個模糊的概念，以為聖靈是一種隱約的影響力量，基督徒只要覺得需要這種力量幫助的話，就可以得到。」他對費雷爾這樣說。

日復一日，《聖經》的真理指明聖靈是有位格的，每逢提及祂時，都用擬人化的稱謂來描述。如果說祂只是一種「影響力」，是不符合《聖經》的：「不要叫神的聖靈擔憂」(《以弗所書》4:30)；「因為聖靈和我們定意不將別的重擔放在你們身上」(《使徒行傳》15:28)；「因為正在那時候，聖靈要指教你們當說的話。」(《路加福音》12:12) 唯有一位有位格的，才曉得憂傷、分辨是非，或是教導人。

春深對這教訓領受最深刻的，就是他的身體是聖靈的殿，而

基督既在加略山上買贖了他的身體和靈魂，現在他的生命再不屬於自己的了，他不可以妄行己意，神有最先的和絕對的主權。「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麼？這聖靈是從神而來，住在你們裡頭的；並且你們不是自己的人。」(《哥林多前書》6:19) 這引發了他的深刻反思。

有一天費雷爾對他說：「春深，你好像有甚麼事不開心的。以前你經常談起在藝術學院的學習生活，可是現在很少提了。」

「是的，費雷爾，其實我對那個地方越來越不滿了。」春深回答說。

「有甚麼事困擾你呢？」

「我對那裡的世俗氣氛越來越厭煩。他們老是說為藝術而藝術，真叫人煩悶。還有就是他們有些人色迷迷地盯著那些讓人繪畫的裸體模特兒，我覺得噁心。」

接著費雷爾問了一個他意料之外的問題：「春深，主是否呼召你為宣教工作做準備？」

費雷爾怎會知道他十年前許下的諾言？又怎會察覺到聖靈此刻正要與他交涉這件事？他毫不猶豫地承認曾經向主許下承諾，但所做的卻逐漸偏離了。

費雷爾隨即邀請春深第二天跟他前往慕迪聖經學院，春深還以為只是去慕迪的教會主日學培訓班。他們抵達時，正值課堂交替的時間，大堂內擠滿學生。春深來到這地方感覺很興奮，費雷爾用不著說服他報名，他自己決意這樣做了。

春深在藝術學院快要足三年了，但是他提早退學，以便下學期到慕迪入學。他對藝術的熱忱仍未完全冷卻，也未完全認同自己要當宣教士。他在入學申請書上寫著：「我申請入學的目的是

為了預備把我的藝術才能用在信仰上。」然而，他走對了方向，從這個新的起點，他決定放棄一個不算仁厚的習慣，就是「為他所結交的朋友當中性格怪癖的人畫下滑稽的卡通像」。

春深向慕迪提交入學申請時遲了，但並不知道要聽候回覆才可以入學。他買了一年級學生用的書，開始上課。兩星期後他收到一張便條，內容客氣地告訴他，雖然他的申請特別遲，卻仍然獲得取錄，可以即時上課！

春深對校園裡每天聚會的宣教祈禱小組產生興趣。每個小組各為世界上某個地方禱告，目標是在一個星期內涵蓋世界上每一個宣教工場。春深留意到世界上龐大的穆斯林人口是這些祈禱小組甚少關注的；與其他學生交談時，他發覺也有人留意到這種不均勻的情況。他們決定提出要求，希望得到允許成立一個新的小組，專門關注世界上的穆斯林地區。

直到今天，那一小撮人成立的並以春深為首位領袖的穆斯林祈禱小組，在慕迪聖經學院中仍然很活躍。春深有一個習慣，就是每逢有宣教士到學院演講，每逢在不同的宣教雜誌中，他注意到各類需要祈禱的事項時，都會記在資料卡上存檔。第二年，他獲選為學院內學生志願運動的主席，負責與宣教士講員會面，並介紹他們。他培養了一個習慣，就是詢問每一位講員在他的工場內有沒有穆斯林，並且仔細地把對方所說的記錄在資料卡檔案內，供穆斯林世界祈禱小組使用。在某幾次場合中，有兩名到訪者是中國人，還有一名在中國的宣教士，他們告訴他在中國西北部甘肅地區有大批穆斯林人口聚居。

有一位講員來自蘇丹內地差會，他在學生志願運動的聚會中，講述在尼日利亞卡諾（Kano）有數以千計備受忽略的穆斯

林。春深深受感動，心裡肯定神會差遣他到伊斯蘭國家去。他需要尋索的，是哪一個國家。「可能是尼日利亞。」他想。

神向海春深啟示祂的計劃的時刻很快就會來到。他並沒有想到神的計劃要帶領他前往哪一個地方，也未料到他領受的呼召會使他與耶魯大學在一九零九年享負盛名的博德恩（William Borden）扯上關係。



海春深來華傳道的主要地區